

書苑菁華

五





書苑菁華卷第十五



錢塘陳

思纂次

書啓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得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并竊所摹者  
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  
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  
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  
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  
坤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

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

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  
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  
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

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給事黃門一紙治庶瀝一紙  
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凡二篇並是謝安後又治庶瀝狸骨方一紙  
衛軍參軍任靖書是子敬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

今見有二條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

條並非甚合迹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繆  
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抱憂懷痛一紙是張五月十

一日一紙

是摹王珣書被油

珣

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

凡二

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

不復展

一紙

是子敬書

便復改

月一紙

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

絲白一紙

亦是王珣書

治欵方

一紙

是謝安書

右十一條非右軍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

比方可知王珣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答陶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知悉可不

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

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

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紙且保拙守

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及

書苑一五

二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啓伏覽書論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

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

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

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

末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

謂殆同璿機神寶曠世然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

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

無屈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

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

可涅而無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  
泚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  
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  
從子謂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以  
應聞知摹者所操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  
填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借老益增  
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  
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下  
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  
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  
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

書苑一五

既無出身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實為  
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  
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  
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梁武帝荅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  
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書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  
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  
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論書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

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  
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  
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  
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  
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間近一有人學研書遂不復  
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  
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  
復蒙垂給至年未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  
覲

梁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羲之書啓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  
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  
廷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鈞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  
曹喜之書莫不摠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  
旣聞之於索靖鷹跖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  
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頰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  
多慙三體尚方大篆旣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彷彿  
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徼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  
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啓

竊以仙巖遺軸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  
有暗厨盡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  
之巧未損松鈿鵲返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  
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梁顧野王上玉篇啓

昔者庖犧始成八卦暨乎倉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  
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玄龜  
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鱗標受終之命鳳羽爲字  
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奧典鈎深  
至曠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

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  
衆則誓威師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別  
執士師於兩造勒功名於鍾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雕金鏤玉升崧岱而告平汗竹裁  
縑寫憲章而授政莫不以版牘施於經緯文字表於  
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戶而覲遐年之世藏形晦迹  
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測九垓則靡差膚寸詳  
觀記錄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鑿水鏡於往謨遺元  
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音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  
故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豈先乎此但微言  
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



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預續過庭總會衆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慙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理辭彌躋既謬先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

啓竊聞兩儀倣啓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聖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旣陳六爻攸叙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始末學敷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讎百氏殊非庸菲所能與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

皇馭寓膺籙受圖德尚昊軒功造媯姁通妙廣運乃聖乃神經天曰文止戈爲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以九歌撝之八柄修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風所扇九服蒙靈正朔可班四荒懷德取衣雒樹則肅慎識受命之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岷峨德廣所覃旁流江漢殿下天縱岳峙叡哲淵凝三善自然匪須勤學六行前哲寧以勞喻是以聲覃八表譽決九垓規範百司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俛情篆素糾先民之積繆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令比盛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收腸終官覆

馭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悸交心罔知攸錯謹啓

書牋

唐李嶠爲鳳閣侍郎王方慶上書法牋表  
臣某言奉墨勅令臣家所有書法並將進來但臣家  
書法屬隋季亂離並多墜失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  
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文武皇帝賙求  
遺迹臣亡父先臣弘直並將奉進一不敢留今之所  
存唯有一卷并臣十一代祖導已下書一秩十卷謹  
隨狀進上但臣弓冶不嗣堂構缺然雖奉納楹多逢  
壞壁亡失之外所餘無幾私珍緹襲方遺子孫不謂  
兩曜迴光九霄俯聽曲延採拾遂登旒宸使千載遺  
寶重增於光價九泉深隧更奉於恩渥寵被私門榮  
霑異代懷恩慕遠感佩兼深臣方慶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爲納言姚璿等謝賜飛白書牋表 前人

臣璿等言本月十一日侍宴蒙恩作飛白書題臣等  
名字垂賜跪承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  
五神之檢九霄靈澤與垂露而同霑千載嘉祥共迴  
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眇乎若遊  
霧之拂春林霽乎似輕雲之上秋漢頡皇之始模蟲  
篆未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踰  
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絕筋而不逮

則知乃神乃聖包衆智而同歸多藝多才摠羣方而  
兼善諒天機之獨運豈凡識之能窺臣等才埒瓶管  
任叨衡石器蒲之誠每切於愚心棟隆之言實慙於  
明代而天慈曲獎聖造不遺厚祿尊官旣殫恩而極  
寵良辰美景又申歡而接燕慶方行而已及澤未溥  
而先加殊恩與骨肉等深縟禮共衣冠相絕今復親  
陪眷賞特流宸翰羸氏之蒐遊天上未比超昇闕生  
之名在月中詎方遐邈昔者韓稜深博肇蒙於署劔  
田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芝英草聖近緝於絲牋  
合璧連珠俯光於掌握在臣叨忝獨冠古今方且示  
彼記言傳諸貽訓表一人之殊寵留百代之榮觀手

舞足蹈徒申踴躍之心摩頂至踵豈答生成之施無  
任欣戴之至謹詣闕奉表陳謝以聞

爲王相公請改六書牋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兩儀定位法象必在於區分百物正名  
稱謂不可以相奪然則當至公之運勿用於權處大  
朴之辰宜循其本臣竊見周官保氏教國子六書一  
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假借夫假借者謂本無其字假用音者也昔伏羲  
氏仰觀法於天俯觀法於地爰造書契是生文籍夫  
書者著也篆者傳也所以昭著誓言傳之不朽推意  
結字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紀天下之德安可穿鑿

音韻假濫言詞者哉自史籀篇亡李斯簡脫古文有  
數物類難周雖魯共王壞孔子之宅河內女子毀老  
聃之冢而屋壁之餘門庭蓋尠敬侯所寫凋訛於正  
始之間汲冢所開散落於太原之際由是後儒晚學  
苦音訓之繁耆生故老嗟異同之雜下兼案牘旁泊  
質劑聽受施行莫能見曉規摹典憲於何取則不有  
釐改孰導群疑當今受神冊鑄寶鼎封禪之隆固將  
九皇比德文章之盛豈直三代同風百官以理萬人  
以察臣比伏見御筆前後所製新字等神功開合天  
地盤旋於筆端玄造運行日月相望於紙上玉誥石  
記無以校其幽深河圖洛書不能方其麗則臣幸承

皇訓親沐聖猷窺東國一扎之文奉西京七言之詠  
劉德之陳雅樂雖未澄心劉儻一作黨之學史書頗嘗  
留目輒欲循環眷旨罄竭蒙情凡所借音並加新字  
將今分有一定無汨於源流理或萬殊各隨其事業  
以此化俗佇微益於毫釐以此教人儻不虧於影響  
伏乞上玄卑聽至道曲成矜此庸愚霈然聽許臣即  
望以類撰綴隨了進呈輕觸冕旒不勝惶惕之至

書判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許云紙類  
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况祕緯有府寫書置官備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罔齊於疾徐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對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効於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三五十一豈多言而獲免言苑十五

對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慙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務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摩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薄訐將俟片言欲運單父之書須辦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對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

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効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臾騰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對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三寫爲務理宜不憊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叛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時鈇黃莫施於學校罪其掇也刑則何逃然而紙類以難易論功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准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申大小之辜

書苑十五

十一

對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迹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玉府掌握銀鈞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畧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精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爲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墜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爲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  
克荷良存甲絕翰深現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  
之宏模績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  
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俾垂裕於後  
昆孰謂象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  
薨號起凌雲結瞳矐之畫閣式題飛榜方呈鵠返之  
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花鏡裏非復青顏薤  
葉風前俄墮素業垂堂取誠誠欲謹身良治遽捐其  
如棄訓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  
違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復懸  
針之藝

三十三

書九十五

十二

學書判

丁學盤盂書庾相爲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庾  
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郭立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有笈從師服膺孔甲  
之書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庾有親仁  
之風乃思延譽之美爲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  
不以引重之恩而忘奏舉之義眷言報德在此奉公  
韓厥之故事非遥卻詵之前蹤可襲行諸則抑推古  
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對同前

貞狎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祕奧四微攸藏必溫故而  
知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  
之書方求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  
懷報德之心司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  
舉卻詵其人旌國史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  
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弩之言以錫乘車之寶

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筆以答其背甲告  
他物毆人

對

李休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既  
多門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  
遊且託桑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  
罪迹方均於甯越汗簡之責既不見稱折筆之尤理  
宜從謹

對同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修業  
固無取於筆耕興藝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衰靡  
及旁狎是崇疑宓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  
室雖一拱之何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所  
擊法所難逃

丹書判



甲以經多謬乃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其觀及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衆笞之訐  
稱有故

對

李希定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  
大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覈六  
藝研精百氏紕繆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升  
我堂矣自光揚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  
蠹金碑之字道茲鐫刻魏文典論豈列鴻都揚子玄  
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之不刊於  
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季庶  
息威於甯越

十四

書苑菁華卷第十五

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

漢許冲上說文解字書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

使着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魚蟲雜物奇恠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古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

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頓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  
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錯曰建光元年漢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召上書  
者汝南許冲詣左掖門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  
日中黃門饒喜已詔書賜召陵公乘許冲布四十四匹  
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唐李陽冰上採訪李大夫書

陽冰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即美矣惜  
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卦造書  
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  
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及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  
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  
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  
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  
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  
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為束魚魯一惑涇渭同  
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  
攬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  
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  
命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  
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

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朝之鴻烈法  
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  
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  
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  
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  
下承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  
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  
去就之陽冰再拜

書序

漢許慎說文解字序

書苑十六

三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  
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  
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  
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  
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  
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  
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  
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  
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  
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  
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  
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搗武信是  
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  
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  
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  
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  
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

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  
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  
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與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  
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徐鍇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  
獄吏程邈善大篆得  
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  
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於徒隸也即今之  
隸書而無點  
畫俯仰之勢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

三曰刻符四曰蟲書  
徐鍇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  
以書幡信首象鳥形即下云鳥

五曰摹印  
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  
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

六曰署書  
蕭子良云署  
書漢高六年

七曰殳書  
徐鍇曰書  
於殳也及

八曰殳書  
徐鍇曰書  
於殳也及

體八觚隨其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徐錯曰案書傳

勢而書之又云齊相杜操作據說文則張竝之前已有矣蕭子

良云藁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藁草未上即為藁書

藁者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奪屈原藁草今云尉律徐

漢興有草知所言藁草是創草非草書也

律篇名 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

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

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

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

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

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

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

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

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徐錯曰李斯雖改

邈復同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

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

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

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

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

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張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晉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怕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

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怕徐錯曰怕即意旨字旨者美也多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徐錯曰分部相從自許始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史籀之典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

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  
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  
樣懷鈔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  
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  
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眾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  
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摠據說文便下筆多  
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葺頃  
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  
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  
千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每轉韻處朱點其上具言俗  
通正三體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摠然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念及

回曰召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詳開禱之類是也所謂

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  
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

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

正體用尤佳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

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

則舊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

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繫安

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日以千祿義在茲乎綆

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

曰不然請俟來哲



唐張參五經文字序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

書苑十六

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

之急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為一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

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認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

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假后為後辟為避大為太知為智之類經典通用

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眾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為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

訓頗有卒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

餘萬既字帶惑體若鼎冪同物禮經相舛為遠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文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為嚮取材之材為哉學者

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

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

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字若林若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若空變為互至變為晉

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若空變為互至變為晉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懣若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若空變為互至變為晉

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書變為壽與變為栗之類石經湮

識則以石經遺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書變為壽與變為栗之類石經湮

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說文字源序

唐鄭滑節度賈耽述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而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後發卒理獄茲多吏趨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間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楊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除其重複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群書所載略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古文篆籀寢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籀者日寡唯碑頌之額時覩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之國家成均六館書居其一學者粗紀畫點鮮造精微至德後方事之殷鄉吏富家咸俯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於六藝唯

趙郡李陽冰神假篆法上隣李斯時人獲之悉藏篋  
笥大曆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之門右筆法  
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  
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辯發源小  
學中獨許慎說文最爲首出目錄五百四十言衆字  
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  
騰繼世父之妙書坏山之石藉其久垂示將來茲亭  
控白馬之古津寔皇華之都會流傳模寫以俟君子

唐唐立度九經字樣序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  
龜鳥之形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

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垂方繇  
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石石經仍令小臣覆  
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曆中司業張參掇衆  
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  
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  
穴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  
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  
百二十六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  
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  
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  
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細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

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序謹  
上

### 唐林韞撥鎗序

韞咸通末爲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  
春公之文翰故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  
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  
爾殊不知用筆之力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  
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闕焉常人云永字八  
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  
饒左書尚遲澁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  
長短遠近但勿過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  
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此畫爾非書也吾昔  
授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鎗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  
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盲而味乎韞加以少羅  
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之有得不死  
之術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故歎恨不極人  
或譏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耶客曰昔有善  
筭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乃傳於人佗人盡其  
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旣不能  
自益其要妙敢悞復傳於智者

### 後蜀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閑坐思

書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旋  
觀近代已來篆隸多失始則悶乎不知終則惜其錯  
誤欲有端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  
二年乙未復病迄于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  
志與大理少卿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  
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賈耽鎮滑州時作  
偏旁字源序云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  
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  
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遂收拾遺  
逸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胡  
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  
篆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故軍正程邈變古文大小  
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所起始自秦  
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者便僕隸之用漢初有書師  
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徵  
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楊雄采掇  
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  
共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錄  
不分惟漢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旁條例十  
五卷名之說文說文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  
其缺洎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隸書盛行篆書殆將

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正  
展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說文篆字  
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復  
隸書字統不錄篆文作四十卷名之開元文字自此  
隸體始定矣兼改古文尚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  
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焉大曆中司業  
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略云以  
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  
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開成中唐  
玄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  
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略云其偏旁上下本所無者  
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即加訓切  
况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說文者即前來  
兩說文也或云石經者即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也  
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  
中減省畫點而已非是官省之省唐立石經乃蔡邕  
之故事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  
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  
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旣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  
由曉隸六書者非止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內有占  
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苞含六意字有正者倒  
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

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圻而裏別  
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  
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隸書  
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  
隸同文者在篆體則可辯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  
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後文此不重列俗有隸書  
賦者假託許慎爲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  
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  
寫又有今古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當  
今之世不可學之又有文下作子爲學更旁作生爲  
絲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勅文明加禁斷今往  
往見之亦不可輒學顏真卿撰千祿字書一卷每一  
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旣立標題合有褒  
貶全無與奪亦無取焉其道書鬼書天篆章草八分  
飛白破體行書無益於字此亦不錄篆隸有筆力道  
健字勢妍麗者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  
長短之屈曲之拗綖之務於竒恠以媚一時後習之  
人性有利鈍致與元篆隸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學  
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書道理旣全體格自實亦  
何必踵歐虞褚柳之惑亂哉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  
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雖知魯鈍不失  
源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點畫且無差互杜征南注



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集解何都尉論語序云今  
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  
故効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羣言卷軸繁  
多卒難尋究翻致懵亂莫知指歸是以翦截浮辭撮  
其機要於偏旁五百四十一字下各隨字訓釋或有  
事關造字者省而難辯者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注  
中亦先篆後隸各逐所部載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  
不關造字者則略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  
以隸書爲音如稍難者則紐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  
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於說文中已十得  
其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源偏旁小說古人窮困陘  
厄而述作興焉罕卧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開悟貽  
厥將來非欲獨藏私家實冀徧之天下乃手書刻石  
期於不朽一免傳寫之誤二免翰墨之勞或有索之  
易爲脫本審篆隸無纖毫之失質神人無愧耻之心  
古今所疑坦然明白如其漏脫略俟君子廣政十二  
年三月日林罕序

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書苑菁華卷第十七

錢塘陳

思纂次

書歌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旣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久已  
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  
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  
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  
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  
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  
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犖肉倔強吳郡  
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  
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  
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贈懷素草書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  
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  
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  
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  
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  
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右盤左蹙如驚電狀  
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九幾家家屏障書題遍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  
我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  
娘渾脫舞

懷素上人草書歌

王邕

衡陽雙峽插天峻青壁巉巉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  
知草書獨有懷素竒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呀  
可畏銅餅錫杖倚閑庭班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  
彩牋蒲葵絹素何相鮮忽作風馳如電掣更點飛花  
蕪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君不見  
張芝昔日稱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爲老顛二公絕  
藝人所惜懷素傳之得真蹟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  
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  
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  
多惠力懷素懷素不可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同前

戴叔倫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真  
率醉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  
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  
劇奔泗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竒詭形恠  
狀翻合宜人人細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同前

朱逕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

崎秋毫繭紙常相隨  
衡陽客舍來相訪  
連飲百盃神轉王  
忽聞風裏度飛泉  
紙落紛紛如跼鳥  
形容脫略真如助  
心思周遊在何處  
筆下唯看激電流  
字成只畏盤龍去  
恠狀崩騰若轉蓬  
飛絲歷亂如迴風  
長松老死倚雲壁  
蹙浪相翻驚海鴻  
于今年少尚如此  
歷觀遠代無倫比  
妙絕當能動鬼神  
崔蔡幽菟更心死

同前

魯收

吾觀開士多利用  
筆精墨妙誠堪重  
身上藝能無不通  
就中草聖最天縱  
有時興酣發神機  
抽毫點墨縱橫揮  
風聲吼烈隨手起  
龍蛇迸落空壁飛  
連掃數行勢不絕  
藤懸查蹙生竒節  
劃然放縱驚雲濤  
或時頓挫紫毫髮  
自言轉腕無所拘  
大笑羲之用陣圖  
狂來紙盡勢不盡  
投筆抗聲連叫呼  
信知神鬼助此道  
墨池未盡書已好  
行路談君口不容  
蒲堂觀者空絕倒  
所恨時人多笑聲  
唯知賤寶翻貴名  
觀爾向來三五字  
真竒何謝張先生

同前

竇冀

狂僧揮翰狂且逸  
獨任天機摧格律  
龍虎慙因點畫生  
雷霆却避鋒鋌疾  
魚牋絹素豈不貴  
只嫌局促兒童戲  
粉壁長廊數十間  
興來小豁膏襟氣  
長幼集賢豪至枕  
糟藉麴猶半醉  
忽然絕叫三五聲  
滿壁縱橫千萬字  
吳興張老爾莫顛  
葉縣公孫我何謂  
如熊如

羸不足比如虬如蛇不足擬涵物爲動鬼神泣狂風  
入林花亂起殊形恠狀不易說就中枯燥尤驚絕邊  
風殺氣同慘烈崩槎卧木爭摧折塞草遙飛大漠霜  
胡天亂下陰山雪偏能事轉新奇郡守王公同賦詩  
枯藤勁鐵愧三舍驟雨寒猿驚一時此僧絕藝人莫  
測假此常爲護持力連城之壁不可量五百年知草  
聖堂

同前

任華

吾常好古竒古來草書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  
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  
而不羈以顛爲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

四六

卷之十一

一

素顛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  
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  
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  
誰不塗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屏凝曉霜侍師揮灑方  
不可弭忘駿馬迎來坐中堂金盆盛酒竹葉香十盃  
五盃不解意百盃已後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  
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  
丈二翁若長鯨撥刺動海島歛若長蛇戍律竄深草  
迴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又如飄風驟雨  
相激射速碌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以爲點掣衡  
嶽陣雲以爲畫興不盡勢轉雄惟恐天低與地窄別

有何處最可憐  
裊裊枯藤萬丈懸  
拂秋水映秋天  
或如絲或如髮  
風吹欲絕又不絕  
鋒鋌利於毆冶  
劍堅勁渾是并州鐵  
時復枯燥何裊裊  
忽覺陰山突兀橫  
翠微中有枯松錯  
落一萬丈倒掛絕  
壁蹙枯枝千魑魅  
芳萬魍魎欲出不可  
何閃屍又如瀚海日  
暮愁陰濃忽然躍出  
千黑龍夭矯偃蹇入  
乎蒼穹飛沙走石滿  
窮塞萬里颼颼西北  
風狂僧有絕藝非數  
仞高墻不足以逞其  
筆勢或逢花牋與素  
絹凝神執筆守常度  
別作筋骨多情趣  
霏霏微點長露三秋  
月照丹鳳樓二月花  
開上林樹終恐絆騏  
驥之足而不得展  
千里之步狂僧狂僧  
爾雖有絕藝猶當假  
良媒不因

禮部張公將爾來安得聲名一日誼九該

懷素上人草書歌

兼送調徐廣州

蘇渙

張顛沒來二十年  
謂言草聖無人傳  
零陵沙門繼其後  
新書大字大如斗  
與來走筆如旋風  
醉後耳熱心更兇  
忽如裴旻舞雙劍  
七星錯落纏蛟龍  
又如吳生畫鬼神  
魑魅魍魎驚本身  
鈎鎖相連勢不絕  
倔強毒蛇爭屈鐵  
西河劍舞氣凌雲  
孤蓬自振唯有君  
今日華堂看灑落  
四座喧呼歎佳作  
迴首邀予賦一章  
欲令美價齊鍾張  
琅琅誦句三百字  
何似醉僧顛復狂  
忽然告我遊南溟  
言祈亞相求大名  
亞相書翰凌獻之  
見君絕藝必相知  
南中紙價當日貴  
只恐貪泉成

墨池

懷素上人草書歌

釋貫休

張顛顛後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  
不坐禪筋骨唯於草書妙顛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  
兮神莫及鐵石畫兮墨湏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飲  
半傾山衲濕醉來把筆猛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亂  
拏亂抹無規矩羅刹石上坐伍子胥蒯通八字立對  
漢高祖勢崩騰兮不可止天機暗轉鋒鋷裏閃電光  
邊霹靂飛古栢身中旱龍死駭人心兮目眈眈上呼  
下香頓人足兮神闢易乍如沙場大戰後斷槍擲箭  
何狼籍又似深山恠石上古病松枝掛鐵錫月兔筆

四十五

書見七

文

天竈墨斜鑿黃金側到玉珊瑚枝長大如東天馬嬌  
惇不可勒東却西南又北倒還起斷復續忽如鄂公  
堤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着棗木槊懷素師若不是  
星辰降瑞即必是河嶽孕靈固宜湏冷笑逸少爭得  
不醉罵伯英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岸折何崢嶸或  
細微僊衣縫綻金條垂或妍媚桃花半紅公子醉我  
恐山爲墨海爲水天爲筆兮書大地乃能略展狂僧  
意長恨師不相識一見此書空歎息伊昔張謂任華  
葉季良數子贈歌豈虛飾所不足者渾未曾道着其  
神力石橋被燒却良玉不土蝕錐畫沙兮印印泥世  
人世人莫得知師雄名在世問清風明月一何極

張伯高草書歌

釋皎然

伯英死後生伯高，朗看手把山中毫。先賢草律我草狂，風雲陣發愁鍾王。須臾變態皆自我，寫形類物無不可。闔風遊雲千萬朶，驚龍蹴踏飛欲墮。更覩鄧林花落朝，狂風亂攪何飄颻。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意得春江千里濤。張生竒絕難再遇，草罷臨風展輕素。陰慘陽舒如有道，鬼狀魑容若可懼。黃公酒壚與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顧。長安酒榜醉後書，此日騁君千里步。

陳氏童子草書歌

前人

書家孺子有竒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法，孺子如今皆暗合。颯揮電洒眼不及，但覺筆端鳴颯颯。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濃且燥，少室枯松欹不倒。夏室炎炎少人歡，山軒日色在欄竿。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興不至。濁醪不飲嫌昏沉，欲翫草書開我襟。龍爪狀竒鼠鬚銳，冰牋白哲越人惠。王家小令草最狂，為予揮灑驚騰勢。

蕭鄆草書歌

顧況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濕，花枝濛濛向水垂。見君數行之洒落，石上之松松上鶴。若把君書比仲將，未知誰上凌煙閣。

馬秀才草書歌

權德輿



伯英草聖稱絕倫後來學者無其人白眉年少未弱  
冠落紙紛紛運纖腕初聞之子十歲餘當時時輩皆  
不如猶輕昔日墨池學未許前賢團扇書絕彩芳姿  
相點綴水映荷花風轉蕙三春併向指下生萬象爭  
分筆端勢有時當暑如清秋滿堂風雨寒颼颼乍疑  
崩崖瀑水落又見古木饑飢愁變化縱橫出新意眼  
看一字千金貴憶昔謝安問獻之時人雖見那得知

詈光大師草書歌

雪壓千峯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蹟兩相  
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驚驅山猛燒吹斷狂煙著  
沙草江樓曾見落星石幾回試發將軍砲別有寒鷗  
掠絕壁提上玄猿更生力又見吳牛磨角來舞槃盤  
刀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御製本多推玉案晨開  
水殿教題壁題罷紫衣親寵錫僧家愛詩自拘束僧  
家愛畫亦局促唯師草聖藝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

贈詈光上人草書歌

吳融

篆書朴隸書俗草書貴在無羈束江南有僧名詈光  
紫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留三五  
行摘如鈎挑如撥斜如撐迴如幹又如夏禹鎖淮神  
波底不出牛正拔又如朱亥鎚晉鄙袖中擡起腕欲  
脫有時軟紫盈一穗秋風曳空闊有時瘦嶢巖百尺  
枯松露槎枿忽時飛動更驚鶩，一聲霹靂龍蛇活稽

山賀老昔使傳又聞能者有張顛上人致功應不下  
其奈飄飄滄海邊可中一入天子國給素裁繡洒毫  
墨不繫知之與不知便有一字千金直

贈廣利大師歌

前人

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其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  
之自化元須有其志在心爲智者何人今日得之於  
廣利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石  
千萬狀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迴別每見書  
蹤轉竒絕近來兼解作歌詩言語明快有氣骨堅如  
百鍊剛挺特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脫韁飛滅沒好是  
不彫刻縱橫衝口發昨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與  
風月乃知性是天習由人莫輕河邊殺豷飛作天上  
麒麟但日新又日新李白非通神

賈耽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  
顛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  
抱孤青似竹更颺颺闊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墮  
倒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緗中  
至寶

姚贊八分書歌

吳興姚贊能八分一點一畫若崩雲又如春水綠波  
紋上有鷓鴣瀟瀟群

脩公上人草書歌

史邕

真蹤草聖今古有脩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  
書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  
虎吼風雨驚方颺颺走山嶽動兮龍蛇闢千尺松枝  
如蠹朽欲折不折掛巖口張旭骨懷素筋筋骨一時  
傳斯人斯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真一身疑  
是兩人身

書詩

奉述飛白書勢

岑文本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鳳舉崩雲絕鸞驚遊霧踈別有臨池草思霑垂露餘

書法十七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杜甫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巖巖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  
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  
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秘  
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  
高歌知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楊馬間白首不相棄  
驂駟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莫敢失墜  
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  
才盡傷形體病渴汗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  
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

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帶蛟鼉好爲巢  
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颯駛崩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  
子于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爲本魚飢費香餌  
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  
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臯

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前人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  
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  
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  
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篋筭舒卷亡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前人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人金榜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騰鬱鬱三大字蛟龍爰相纏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送賀監

李白

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王右軍

前人

右軍本清真蕭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  
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貽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管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諾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粳  
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醉後贈張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言自聖醉後語猶顛  
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床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送外甥懷素上人

錢起

釋子吾家寶神清惠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絕伯英書  
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  
飛錫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煙疎  
壽酒還嘗藥晨餐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閑居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護聖  
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體  
伏膺唯恐塵埃轉摩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荅柳柳州夫人

前人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  
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牙斂手徒。

小兒弄筆不能嗔，沈壁書窻且賞勤。  
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  
近來漸有臨池興，爲報元常欲抗衡。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孟郊

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  
直至清明顛手中，飛黑電象外。馮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  
驟書雲霧灑，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

手書

書卷十一

十三

江人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祕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遒健。  
風尚高遠拂塵尋玩，因有此作。温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  
鷓鴣葦花隨釣艇，蛤蜊菰菜夢橫塘。  
幾年涼月拘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  
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  
出籠鸞鶴歸遼海，落筆龍蛇滿壞墻。  
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吊殘陽。

題贈高閑上人

陳陶

簷蔔花間客，軒轅席上珍。  
筆江秋菡萏，僧國瑞麒麟。  
內殿初招隱，曹溪得後塵。  
龍蛇驚粉署，花雨對金輪。

白馬方依漢朱星又入秦劇談凌鑿隘清論倒波旬  
拂石先天古降龍舊國春珠還合浦老劔去玉州貧  
鴛鴦輸黃絹壇場遶白蘋鼎湖閑入夢金閣靜通神  
海氣成方丈山泉落淨巾獼猴深愛月鷗鳥不猜人  
拂岳蕭蕭竹垂空澹澹津漢姝難覓對荆璞本來真  
伊傳多聯璧劉畱競買鄰江邊有國寶時爲劔星辰

高閑上人善草書

張祐

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洲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  
卷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叟生怯論經倚  
日色屏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嵩丘  
不絕羲之法難窮智永流殷勤一牋在留着看銀鈎  
筆下龍虵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  
毛應念江頭泝泝人

寄詈光上人

陸希聲

送詈光大師

師以草書應制

羅隱

禹祠分首戴灣逢健筆尋知達九重聖主賜衣憐絕  
藝侍臣攜藻許高蹤寧親久別街西寺待詔初離海  
上峯一種苦心師得了不須回首笑龍鍾

草書屏風

韓偓

何處一屏風分明懷素蹤雖多塵色染猶見墨痕濃  
恠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

觀夢龜草書

釋可朋

欲盡金鍾數斗餘，動容攘臂立躊躇。先教侍者濃磨墨，不揖傍人欲便書。畫壯倒松橫洞壑，點麈飛石落空虛。興來亂抹亦成字，祇恐張顛顛不如。

對御書後一絕

釋亞栖

通神筆法得玄門，親入長安謁至尊。莫恠出來多意氣，草書曾悅聖明君。

送八分書與友人繼以詩

李建勳

跣跣爲詩跣跣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

書苑菁華卷第十七







